

瓜太 著

欲望试管

Yuwang Shiguan



谁的家庭

没有隐藏一些肮脏的

小秘密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欲望试管

瓜太 著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望试管 / 瓜太著. — 重庆: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621-7952-8

I. ①欲… II. ①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1627号

欲望试管

YUWANG SHIGUAN

瓜太 著

责任编辑: 吕杭 李晓瑞

书籍设计:  周娟 钟琛 刘玲

出版发行: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

邮编: 400715

<http://www.xscbs.com>

印 刷: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8.75

字 数: 167千

版 次: 2016年7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7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21-7952-8

定 价: 29.00 元

自序

写这本书，是我生命中的一种必然。亦即，在我人生的某个阶段，必然会敲动键盘，写下这样一个故事。

因缘巧合，我居住的小区对面，就是一家以试管婴儿技术闻名西南的著名医院。闲来无事，我常常会去医院里逛逛，坐在那条永远人来人往的走廊上，看人间百态。

那是一条不到十米的 T 形走廊，两边分布着生殖中心的各个科室，两侧靠墙还安装着固定的木质长椅供病人休息等待。我在一天里的任何时候走进这条走廊，都会有同一个感受——喧闹。

木质长椅上永远坐满了焦急等待的病人，走廊上则不停晃动着一个又一个快步穿行的身影。各种各样的说话声传到我的耳朵里，带着各种情绪以及各地的口音，甚至还能听到藏语、彝语和云南特有的卷舌音。他们有的衣着考究、气度雍容，一望便知有着优越的生活状态；而有的则打扮朴素乃至邋遢落伍，身上带着社会底层人士特有的粗糙气息。在这里出现的，甚至不全是中年人，常常会看到踩着“恨天高”、

露着文身的时尚青年混迹其中，一样的紧张焦虑、恍惚游离。

真的会有这么多人面临生育问题吗？

带着这一疑问，我采访了很多生殖专家和临床医生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给了我同样的回答：真的有这么多人！

公开资料显示，全国妇联第六届执委、中国计生委原副主任吴景春在“中美不孕不育学术高峰论坛”上介绍，中国育龄夫妇不孕不育发病比例达到 1/8，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 5000 万，并仍逐渐增加。她说，生育危机即将到来。

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，中国不孕不育患者已占育龄人口的 12.5%，中国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地——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，每天慕名而来的患者大约有 1500 人次。2016 年 2 月，香港媒体的最新报道指出，目前中国内地已经有 13% 的家庭受到不孕不育问题的困扰。

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。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，是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。不孕不育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，它渗透进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演变成了家庭问题、情感问题、伦理问题……

最终，它指向的是人性，是人性中的欲望与欲求。

多少次，当我站在医院那条狭长的走廊上时，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时装周的发布秀场。模特在 T 台上来回走着猫步，展示着当季最新的潮流，T 台两边则坐满安静的观众。而医院的这

条T形走廊，每天展示的则是一一对不孕不育夫妇的人生百态，是一个个中国家庭的时代缩影，而我，则是那位坐在秀场边的观看者和记录者。

写作这本书，是一场艰难的重生。感谢在这场重生中，给予我帮助的每一个人，是的，包括您。

瓜太

2016年3月7日于成都

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

在看似普通的某一天里，遇见了一些人、遭遇了一些事。起初，你并不在意，以为这不过是庸常人生里庸常的小插曲。可是，这天之后，你的生活开始渐渐偏离原有的轨道，你被带往一个不被预期的世界，进入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。你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一天，你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娑婆世界的转折点。

无常，常在。

对于康华医院生殖中心副主任罗卷益来说，他与无常的迎面相遇，是在这天清晨。

当那巨大的撞击声传来时，罗卷益正手握方向盘，在医院大门口的堵车长龙里焦急地等待着。他和所有人一样，将头探出车窗，循声望去。只见前面一辆蓝色标致车的车头向左，直接“吻”上了左侧一辆黑色轿车。罗卷益伸了伸脖子，看清楚了那辆黑色轿车的车标。好家伙，竟然是一台玛莎拉蒂！

标致车里跑出来一个穿着T恤和牛仔裤的小青年。看着自己因为心急抢道而酿出的车祸，他惴惴不安地将手插在牛仔裤后兜里，一脸焦虑地望向玛莎拉蒂车内。

同一时间，玛莎拉蒂驾驶室的车门打开，一个身材修长的中年男人出现了。他理着干净的平头，身上穿着黑色的西服套装，里面的白衬衣干净而熨帖。更为特别的是，他的手上戴着一双洁白的手套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白手套发出高贵的光亮。罗卷益就此断定，这个男人并非豪车真正的主人，大户人家的司机是有这样的排场和气度的。

白手套和惹祸的T恤青年简单交谈了几句，他的脸上没有什么波澜，平静中透着几分显而易见的居高临下。随后，他掏出手机打电话，显然，是找交警来处理。

罗卷益看了看表，已经八点二十分。他比平时提前了半个小时出门，八点不到就已经将车开到了医院大门口，没承想，在大门口却被硬生生堵了整整半个小时。

空气中飘浮着焦躁的气息，不时有心急的司机按响了催促的喇叭。罗卷益深吸一口气，伸手调高了车里的广播音量。正是早间节目时间，一个聒噪的女主播喋喋不休地向听众提着各种“脑筋急转弯”的问题：“小明的妈妈说，小明，肥皂掉地上弄脏了，你赶快去洗一下。小明一脸无辜地问，妈妈，肥皂脏了，用什么洗呢？”

一个小男孩打进热线，用带有浓厚四川口音的普通话

对女主播说：“阿姨，我也有一个和小明差不多的问题。我爸爸是个医生，我为我的爸爸骄傲，我也很爱我的爸爸，但是我从三岁起就开始为他担心了，如果哪一天医生生病了，该找谁看病呢？”

“扑哧”一声，罗卷益忍俊不禁。是啊，医生病了，该找谁看病呢？

此时，拥堵的汽车长龙开始向前移动，罗卷益急忙拉下手刹，缓缓地开着车龟速前行。在接近那起事故现场时，玛莎拉蒂的后排车门忽然打开，从车厢里钻出来一个女人。女人穿着一袭黑裙，低着头，漆黑的长发垂下来，遮住了大半张脸。当罗卷益的车从她旁边经过时，女人下意识地抬起头看了一眼。

那是一张年轻的、五官精致得无可挑剔的脸。特别是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深得像两口井——谁要是掉进去了，一定爬不上来。

罗卷益被自己的联想吓了一跳，握着方向盘的手心微微有些出汗。

黑裙女子转头和司机说着话。司机脸上高傲的神色即刻消退，代之而来的是一种谦恭且郑重的表情。他调转身体，朝女子的方向微微前倾，两手交叉握于腹部，眼睛则专注地看着黑裙女子，配合着对方说话的节奏适时地点头。玛莎拉蒂司机训练有素、得体周到的举止吸引了一众看客羨

慕的目光，这样高素质的司机，究竟出自怎样的豪门呢？

那位黑裙女子并未理睬众人的目光，和司机交代了几句，她忽然离开豪车匆匆向前走去。女子走得很急，到最后已经接近奔跑的速度。乌黑的长发飘扬起来，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像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八点半，罗卷益准时出现在门诊大厅。此时，普通挂号窗口前，排队的长龙已经蜿蜒到了玻璃大门边，而旁边的VIP窗口前却只有五个人。这就是区别。普通人为了一个专家门诊号，常常需要凌晨四五点就赶到医院排队。而VIP却无须折腾，他们随时都享有优先就诊的权利。至于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康华医院的VIP，条件很复杂、很苛刻，但是概括起来却又很简单，简单到最后只剩四个字——非富即贵。

罗卷益绕过普通窗口的长龙，在VIP窗口前成为第六个排队的人。

无聊的等待中，罗卷益耳边又回响起了那位小男孩呆萌的声音：如果哪一天医生生病了，该找谁看病呢？他想，这个问题看似幼稚无厘头，实则蕴含了强烈的思辨性和丰富的哲学性。那个小男孩肯定想不到，今天就有一位医生，要用行动来回答他的疑问。

VIP窗口就是神速，几分钟后，罗卷益前面就只剩一

个人了。排在前面的女子将身体微微蹲下来，头尽量靠近挂号窗口，她说：“我要挂最有名的生殖专家。”女子的声线是少有的女低音，低沉中还略带沙哑。说话的语气不紧不慢，透着一种坚定，这让她一开口就有了一种不同凡响的震慑力。

坐在窗口里的挂号员脸上挂着职业化的笑容，今天是她第一天上班，显得格外热情认真：“您有具体想要挂号的专家吗？或者，我可以为您详细介绍几位。”

女子并没有接话，而是用斩钉截铁的声音重复：“我要挂最有名的生殖专家。”

挂号员微微一愣，随即恢复了笑容。作为一名VIP挂号员，她上岗前一再被告诫，此窗口的服务对象个个非富即贵，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，小心应对、礼貌恭谦。普通挂号员那种随时随地可以给人脸色的快意和自由，在这里是不能拥有的。

挂号员清了清嗓子，用异常温柔的声音说：“这位女士，我可以给您介绍下吗？今天坐诊的生殖专家中，排名第一位的是罗卷益医生。他是主任医师、博士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、生殖中心副主任，您意下如何？”

女子稍一思索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当她挂完号，拿着就诊单转过身来时，罗卷益不禁一怔。竟然是她！刚才从玛莎拉蒂里出来的黑裙女子。

女子和罗卷益结结实实打了一个照面，她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定定地停留在罗卷益脸上，只一瞬，又迅速移开视线，漠然地快步离开。这一瞬间的对视，让罗卷益得以把女子的脸看了个仔细。这是一张被上帝精心雕琢过的脸庞，立体精致的五官犹如一件艺术品。她的脸没有红尘脂粉的艳丽，却多了一种大理石般的光洁质感。

罗卷益甚至能以医学博士的专业眼光判定，女子的年纪不会超过三十岁，具体会在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之间。最让罗卷益惊讶的是，在女子左眼的瞳孔边，藏着一颗黑色的小圆痣。在她把视线从罗卷益脸上移开之际，那颗小圆痣在瞳孔的转动下，发出一种隐隐的光亮，像一颗闪烁的小钻石，又像一滴没有释放的眼泪。

这个瞳孔有痣的女人……

“下一位。”挂号员的声音将罗卷益从错愕中拉了回来。

“请问您要挂哪位专家的号？”挂号员的声音温柔礼貌。

“罗卷益。”罗卷益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

挂号员面带微笑地点头：“请问您的姓名？”

“罗卷益。”罗卷益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

挂号员麻利地在键盘上输入信息，然后说：“请出示您的VIP就诊卡。”

“没有。”罗卷益如实回答，“但是我昨天已经给你们

张主任打过招呼了。”

“哦？”挂号员在键盘上忙碌的手停住了，脸上的笑容也消减了几分，“但是我没有接到通知。”

僵持了几分钟之后，挂号员立马神情严肃地对罗卷益说：“这位先生，如果您没有VIP就诊卡，是不能在此窗口挂号的。”

罗卷益正欲解释，挂号员变得冷若冰霜：“请您站到旁边去好吗？不要影响其他病人挂号。下一位……”

罗卷益尴尬地退到了窗口边。看来，那位小朋友是正确的，医生病了该找谁看病，确实是一件让人担心的事情。

罗卷益只得拿出手机，再度给负责挂号的张主任打去电话。张主任得知情况后，连声在电话里道歉：“罗主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几天我们挂号窗口正是新旧人员轮岗时期，估计是他们在交接过程中出现了失误。您放心，我保证在五分钟之内为您搞定。”

几分钟后，那位第一天上岗的挂号员诚惶诚恐地将头探出窗口，焦急地大喊：“罗主任，罗卷益主任，您在吗？您还在吗？”

罗卷益平静地重新走到窗口前。

“罗主任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今天是第一天上班，交班的老师忘记告诉我了，实在抱歉，我马上给您挂号啊。”挂号员小心翼翼地向罗卷益道歉，眼睛里已经累积起委屈的

泪水。

刚刚，她的顶头上司张主任已经在电话里将她骂得一无完肤。“知道这人是谁吗？我们医院最年轻的主任医师、生殖中心副主任、院长面前的红人！他挂自己的专家号，自己给自己看病，你竟然让人家靠边站。胆子不小啊，你把他得罪了，你是不想在我们这里干了吧？”

挂号员以最快速度办理完挂号手续，诚惶诚恐地用双手将单据递给罗卷益，还不忘连连鞠躬道歉。

做完这一切，挂号员的眼泪终于还是掉下来了。她难过地背过身去，偷偷饮泣。

有同事从她旁边经过，问明原委，也禁不住叹息：“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，第一天上班，连大名鼎鼎的罗卷益主任都不认识？他挂了自己的号？哦，对，对，他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了，却一直没有孩子。你想想，他是专门为别人解决不孕不育问题的，自己一把年纪了却膝下无子，那得多闹心啊，他也真该为自己把把脉了。”

拿着挂号单，罗卷益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。没有想到，作为一名医生，想要自己给自己看病，也得如此大费周折。医生病了，又该找谁呢？像他这样，自己挂自己的号，自己给自己看病，是最佳答案吗？

八点四十，罗卷益走进办公室坐到了办公桌边。手机铃

声大作，按下接听键，听筒里传来“喂、喂、喂”三声，似乎是手机信号不稳。这是妻子张芊茹的声音。知妻莫若夫，罗卷益知道，这样不自然的三声连呼，是张芊茹为了掩饰自己的某种情绪而下意识的发声方式。一种不祥的预感从罗卷益的胸腔升腾起来并迅速向上蔓延。他感觉自己的喉咙发干发紧，连带舌头也僵直坚硬了。

他听见自己用一种生硬的语气说：“听得见，说吧。”

电话另一端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。听筒里张芊茹的声音提高了好几个音阶：“卷益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早上美国客户临时提出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……非常重要的会议……估计是要宣布他们最后的合作伙伴了。我没有办法赶过来了，非常抱歉啊……”

罗卷益握着手机的手像遭遇电击一般，微微有些发麻。整个胸腔被一种干涩生硬的情绪压得沉甸甸的，他没有力气再说多余的话了。一阵沉默之后，张芊茹在手机里又“喂、喂、喂”连呼三声。

罗卷益径直挂断了电话。

三天前，妻子张芊茹陪同美国大客户到邻近的绵阳市考察。昨晚通话时，张芊茹在电话中一再保证，自己一早出发走高速，绝对会准时到达医院。但是罗卷益的心里总有些不踏实。过往的经历告诉他，张芊茹的工作安排随时都在发生变化，她能否准时出现在医院里，成了这三天他心中

最大的悬念。

人世间的的事情就是如此奇妙，你最怕发生的事情多半会发生，而你满心期望的却常常离你十万八千里。

罗卷益有些泄气地看着桌子上的几张检查单，这是他昨天就提前准备好的，B超检查外加抽血化验。他今年四十五岁，妻子张芊茹也已经四十岁了，两人的身体素质和生育能力都开始衰退，时间不等人，要想尽快生育，试管婴儿是目前最为可行的方案。

可谁知道，来医院的第一天，张芊茹就失约。罗卷益心烦意乱地取过那几张检查单，看也不看，大力撕成碎片，重重扔进了垃圾桶里。

听着电话里丈夫挂掉电话后的“嘟嘟嘟”声，女强人张芊茹微微愣了一下，悻悻地将手机扔进公文包，大踏步地走进了会议室。她的出现，让原本端坐在会场里的下属们一个个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，异口同声地向她致意：“张总好。”这种被人尊重被人簇拥的感觉，像一把熨斗，几个来回就熨平了张芊茹心中的愧疚。

不就是一次失约嘛，今天不行，明天不一样可以去医院吗？早一天晚一天又有多少关系呢？反正都晚了十几年了啊。

会议室里又是一阵脚步声，绿光集团副总裁马丽杀到。五十开外的马丽穿着香奈尔套装、干瘪消瘦的脸上化着

精致的浓妆，向下耷拉的嘴角隐隐透出一股肃杀之气。这是一块巴辣的老姜。在广告界驰骋征战几十年，凭着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狠劲，她拿下过无数高端品牌的广告大单。在广告界遇神杀神、遇佛杀佛的她，唯一的对手，只剩思瑞公司的一姐张芊茹。

张芊茹和马丽视线相遇，彼此的目光里都透着一股冷冷的敌意。既生瑜，何生亮？这两位广告铁娘子多年来捉对厮杀，难分伯仲。好强的女强人总有通病，谁也不愿屈居人后，特别是另一个女人之后。

最后一个出场的是 HB 公司全球副总裁乔治·王。他是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第二代，身材魁梧、衣着考究、有着小麦色皮肤和洁白的牙齿，浑身散发着淡淡的古龙香水味，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做派。

“很抱歉，这么早把大家召集过来。”他说的是中文，发音虽然不太标准，但日常交流也已足够，“因为刚刚收到美国总部的最后通告，总部希望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决定告知合作对象，所以我一大早就把大家找来。”

果不其然。张芊茹心中暗想，自己的判断完全正确，决定胜负的时刻到了。

为了拿下 HB 公司，张芊茹可谓不惜血本、做足功课。连日来，她带领团队全程陪同美方的来川考察队，就连去绵阳工厂她也亲自陪同。一路上鞍前马后，热情周到地尽地